新學僞經考

新學僞經考卷九

後漢書儒林傳糾謬第九 說文序糾謬附

僞經傳於通學發於校書之人自徐習者蓋寡以後漢書儒林傳考之十四博士皆今學諸大師張興樓望蔡元教授萬人者皆今學精廬之啓贏糧之從家法之試祿利之得天下莫非今學至彊盛也傳古學者書則杜林詩則衛宏易三禮左傳則二鄭賈馬鄭玄許愼集其成而已有幾士哉然而董卓掃蕩於邦畿學士血肉於豺虎經籍道息人士流離而通學之徒著書足

以自張高密布衣徒衆徧於海內遂使兩漢學校選舉之大法一掃而絕軌孔子筆削改制之聖經一束於燒薪由斯言之運有屯夷道無强弱國制有時不足恃聖經有時不能伸當其時也魁儒巨夫俯首於章句之末易其時也匹夫賤士變易於天人之間以劉歆之偽經康成負之而馳然猶易天下者二千載況挾聖人之大道者乎此傳皆今學中有云習古學者多漢魏間古學者所誣亂今辨正焉

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

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初中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

范史所稱四方學士雲會京師特稱之者有七八而陳元鄭興杜林衛宏言古學者已四人矣下云又詔高才生受毛詩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則毛

不立博士審矣且按而數之若連毛則爲十五博士以百官志朱浮傳注引漢官儀考之並十四博士則毛字寫官誤文也

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按序稱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伽藍記亦稱漢國子學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後魏崔光傳光爲祭酒

詔命博士李郁等補漢所立三字石經之殘缺劉芳傳亦云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江式傳亦云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歐陽棐集古錄目亦稱石經遺字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二十九字蔡邕書張舜民畫墁錄邵伯溫聞見後錄乃據雒陽發地所得石經以爲蔡邕隸書趙明誠金石錄則又以爲蔡邕小字八分書而力辨儒林傳序古文篆隸三體之非黃伯思見公羊殘碑亦定以爲鴻都一字石經而唐書藝文志祇有蔡邕今字石經論語唐以隸爲今字也張績又以爲邕不

能具三體書法於孔安國三百年之後或以爲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魏書江式傳云魏邯鄲湻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水經注及晉衞恒傳皆言魏正始中立古文篆隸三字石經獨隋經籍志乃言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疑於乖謬然考其目三字石經祇有尚書春秋而一字石經有周易有尚書有魯詩有儀禮有春秋有公羊傳有論語有典論與漢所立者不合蓋始之碑仍不得遽以三字爲斷胡三省注通鑑謂

又鑿指三字爲魏所立亦似有理而顧氏獨不之採杭氏世駿石經考異曰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於學宮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謬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匋所跋石經亦爲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爲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磾等名乃云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揔此而言則熹平所立爲一字今體石經也魏正始所立爲三體石經也范史

隋志兩者俱謬不可不辨

孫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傳費氏易者雖爲王璜而實則陳元鄭衆歆之傳也其全爲歆學昭昭矣古學皆集成於馬鄭此敘今古易學興衰之故甚明然後漢初年古學實寥寥范史儒林傳敘古學多誣今學之徒此云孫期習古文尚書疑其無源蓋古學者之誣辭也

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
譚爲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按前書藝文志儒林傳於傳尚書傳論語移文博
士皆云庸生無名此云名譚從何知之蓋古學家
所附會如毛公之有大小名亨名長耳後漢古學
家承歆餘風多鄉壁虛造杜撰名字事迹絶無師
法
張馴少游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敎
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
尹敏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

春秋

周防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

孔僖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二子長彥季彥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

據前書孔光傳安國兄子延年延年子霸霸子光皆世受夏侯尚書未聞其世傳古文尚書也至於毛詩前書儒林傳云夲之徐敖西漢無言之者孔氏更未聞有習之者其謬殆不待言

孔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

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傳孔奮

孔奮爲光孫歆欲立左氏光不肯助安有其孫反從而受之之事歆再欲自附於孔氏而不計其可否安國倍奮皆其類也

又按奮別有傳而著於此者以其爲僞黨所誣不可列於通學故從其類附於此其猶有一二人若周磐之徒并見傳授表不復序也

楊倫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

按丁鴻傳從桓榮受歐陽尚書此傳上言陳弇亦受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倫從丁鴻受書安得爲

古文乎此亦孔僖世傳古文尚書毛詩之類其爲
古學家誣改多矣

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

史記無毛詩前書藝文志儒林傳但言毛公無名
鄭康成詩譜有大小毛公見毛詩周南正義陸璣毛詩草
木鳥獸蟲魚疏有毛亨毛長名此則出長加廾爲
萇展轉誣增後世遂以爲實事因而竊兩廡之祀
試比而觀之其烏有子虛徒增怪笑而已

衞宏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
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

之言於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
爲作訓言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
顯由是古學大興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
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毛詩僞作於歆付囑於徐敖陳俠傳授於謝曼卿
衞宏序作於宏此傳最爲實録然首句實爲歆作
以其與左傳相合也宏序蓋續廣歆意然亦有時
相矛盾者如凱風序云美孝子也續序以爲淫風
流行不安其室將仲子序云刺莊公也續序反謂
莊公小不忍以致大亂椒聊序云刺晉昭公也續

序乃云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箋則釋碩大無朋爲桓叔之德美廣博平均不朋黨凡此皆與首句不合而傷教害義者而宏之爲序最確矣鄭箋以衛爲主則今日詩學宏爲大宗矣僞古經詩書俱出衛宏傳馬鄭而大盛其流別猶可溯也至王肅孫毓徒爭毛鄭之訓詁而不知其學皆出於衛宏俱爲古學爭難蠭起一閧之市君子所不道已

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

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

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為三禮焉

按禮古經有出自河間獻王者有出自魯共王者無以為安國所獻此又魏晉後展轉妄說矣餘辨見藝文志

李育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詔與諸儒論五經於

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

白虎通德論尚多公羊說何休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今膏肓廢疾尚存十一則育說未盡亡惜其不得劉歆僞作書法之根但以爲不得深意冝其不能破之李育爲公羊宗傳猶樂其文采況後儒乎此左氏所以獨尊而二傳之所由微也

何休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何邵公爲公羊宗予然不得左氏傳作僞之由僅

以爲咎肓安得不爲人所箴也

服虔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

穎容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

謝該善明春秋左氏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

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衆議而因不復補

左傳者歆偽經之巢穴也左傳立則諸偽經證據分明隨踵自立矣故劉歆及韓歆皆姑舍羣經而爭立左氏也然後漢之世六經傳授皆今學偽古傳授僅寥寥數人故光武亦重違衆不敢立若非賈逵附會讖緯以媚時主鄭玄遭遇漢衰學廢偽經不過後世偽歸藏之類豈能盜篡學統哉

許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歆爲偽經更爲偽字託之古文假之微天下通文

字詁公車以昭微信楊雄班固之倫果爲所欺矣周漢所傳眞字在倉頡篇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其餘六千字皆歆僞字也歆僞經之光大則賴鄭玄之功僞字之光大則賴許愼之力故許愼與鄭玄實歆之蕭何韓信也唐元行沖稱學者父康成兄許愼許鄭並稱遂至冒後世二千年無不稽首皈依矣簒孔子之聖統愼之罪亦何可末減哉其說文皆僞古學別見說文僞證今錄其序附辨於後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
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
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
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
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
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
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
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
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
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倉頡籀父子相傳籀篆相承未有變異云七十有二代不同亦妄說也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六書辨見藝文志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

史籀說見前爲周史官教學僮書孔子書六經自用籀體自申公伏生高堂生田何胡毋生以來之文字未有云變非如歆所僞古文也左氏不傳春秋傳爲歆僞辨已見前

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已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畮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

中庸爲子思作云今天下書同文則皆用籀體安

得文字異形此古學家僞說鍾鼎字雖多異不知皆僞作者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籒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

小篆與史籒相同但頗省改而倉頡爰歷博學俱小篆猶可考則籒篆及漢儒文字無異也

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

秦末有作隸書隸書但承變而成辨見藝文志
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
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
興有艸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
乃得爲吏

漢志史籀僅十五篇下云凡倉頡以下十四篇凡
五千三百四十字按志云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
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幷爲
倉頡篇不過三千三百字耳志下又訓楊雄作訓
纂易倉頡重復之字是倉頡幷有復字不足三千

三百字之數志又云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乃僅得五千三百四十字志又云臣復續楊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乃始有九千字籀文在漢初安得九千字殆劉歆欺人之辭許愼爲所欺紿耳

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幷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

或不正輒舉劾之

按漢志作又以六體試之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此云八體者葢八體六技劉歆所僞撰許愼用其說也

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凉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

杜林爲歆傳法則所謂父業及外祖張敞皆歆門附會之辭爰禮秦近貫瓓於莽世與塗惲王璜皆

歆所授假借莽力令說文字於未央廷中借以惑
衆以行其學辨見藝文志
黃門侍郎楊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
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及亡新居
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
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
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
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卽秦隸書五曰繆
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
者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

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

古文爲歆僞撰古文與鼎彝相似又云鼎彝即前代之古文然則鼎彝爲歆所僞明矣以歆與傅作爲鼎彝必有可觀至於後世益奇古矣近世金學大興如楚公鐘曶鼎銘形體奇異蓋蔚成大國矣然京師山東市賈多能售其欺僞即制度亦深瑰瑋奇古不爲黃長睿劉貢父之所欺亦出於歆等所爲耳若出於歆手制通學多爲所蔽宜哉

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燿於世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蒼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藝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爲祕妙究洞聖人之微恉又見蒼頡篇中幼子承詔因號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僊之術焉其迷誤不喻豈不悖哉書曰予欲觀古

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也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已私是非無正巧說衺辭使天下學者疑

今文與古文必不相合眞僞不相並立相攻如仇讎故古文僞經始出博士不荅孔光不助龔勝解綬師丹大怒奏歆非毀先帝所立公孫祿奏國師顛倒五經毀師法范升奏左氏爲異端光武立左氏傳則諸儒讙然揚雄所采甄豐所定其王所得皆歆僞造西漢以前所不經見諸儒大共非誹以爲好奇乃其守道辨僞之宜也許愼受業於賈逵

逵父徽受業於歆爲歆三傳弟子主張古學既從逆矣盜憎主人各爲其主乃以今學諸儒爲俗儒鄙夫斥爲迷謬亦不足異也其云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埶而善野言卽歆七略所謂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也許愼不學妄言眞所謂怪舊埶而善野言迷誤不喻者不幸古學大行今學脉沒而許書遂若日中天爲後人鑽仰唐立書學以說文爲宗自是奉爲金科玉律矣元行沖所嗤父康成兄許愼寧言孔聖誤諱言鄭服非矣是非無常眞僞謬易操懿

篡統人咸戴之王淩楷紹且爲之致命盡節矣近世尊許尤甚豈知其爲僞學之既佐哉

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撰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分別部居不相雜廁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喻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

許慎述所稱經皆古文而又云易孟氏已可疑今

考說文引易無與孟氏同者而虎部履虎虎尾虩虩與馬同角部其牛觢與鄭同井部井法也則直爲鄭注之文告部僮牛之告與九家同皆見經典釋文馬鄭荀爲費費易的傳而說文皆與之合然則許慎蓋用費易其孟字特誤文耳許慎純古學家不似鄭玄古今雜揉也門人梁啓超說

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新學僞經考卷九

弟子韓文舉陳千秋初校
弟子林奎梁啓超覆校

新學僞經考卷十

經典釋文糾謬第十

元朗生當隋唐今學盡亡耳濡目染師友講授皆僞古學蓋五百餘年矣習非成是不足糾繩唯其書甚重於世經學家所共鑽仰不可使留僞說以惑衆聽也今條其瞀謬劾之如左

次第

五經六籍聖人設教訓誘機要寧有短長然時有澆淯隨病投藥不相沿襲豈無先後所以次第互有不同如禮記經解之說以詩爲首七略藝文志所記用

易居前阮孝緒七錄亦同此次而王儉七志孝經爲

初原其後前義各有言今欲以著述早晚經義揔別

以成次第出之如左

時有澆淯隨病投藥一二語甚精惜其不從經解之

次第而惑於劉歆曲爲附從耳然阮孝緒先從之

安能責元朗哉

周易

雖文起周代而卦肇伏犧既處名教之初故易爲七

經之首周禮有三易連山久亡歸藏不行於世故不

詳錄

史記儒林傳及西漢以前經子傳記無言易有三者至劉歆僞撰周官始著三易然其爲藝文志不敢著也周易正義論三代易名云周禮太卜三易云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連山伏犧歸藏黃帝鄭元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玄又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鄭玄雖有此釋更無所據之文按世譜等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以上正義皆古學附會之辞也

此云連山久亡歸藏不行於世隋志云歸藏十三卷晉太尉參軍薛貞撰又云歸藏漢初已亡按晉中經有之則東漢人述古學者所爲無疑也隋志又云唯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貫於周易之首以備殷易之缺則隋志已瞭其偽但未決之較德明似稍有知識也

古文尚書

既起五帝之末理後三皇之經故次於易伏生所誦是曰今文闕謬處多故不別記馬鄭所有同異今亦附之音後

直謂伏生闕謬可謂無知而悍獷矣然古學盛行於是五百餘年積非成是益憎主人奚足記哉唯不別記則今文遂亡德明不能無罪焉

毛詩

既起周文又兼商頌故在堯舜之後次於易書詩雖有四家齊魯韓世所不用今亦□□不取

三禮

周儀二禮並周公所制宜次文王禮記雖有戴聖所錄然忘名已久又記二禮闕遺□□相從次於詩下三禮次第周爲本儀爲末先後可見然古有樂經謂

之六籍滅亡既久今亦闕焉

三禮之謬辨見漢書藝文志篇唯云周爲本儀爲末據中庸禮經三百威儀三千而附會之於是尊劉歆之僞周官而抑孔子之儀禮公孫祿所謂顛倒五經毀師法也

春秋

既是孔子所作理當後於周公故次於禮左邱明受經於仲尼公羊高受之於子夏穀梁赤乃後代傳聞

三傳次第自顯

按六經之序自禮記王制經解論語莊子徐無鬼

天下列子仲尼商君書農戰史記儒林傳皆曰詩書禮樂易春秋無不以詩爲先者詩書並稱不勝繁舉辨見卷二者無疑義矣自歆定七略改先聖六經之序後世咸依以爲法則無識也元朗蓋爲歆所惑故其序如此云伏犧既處名教之初故易爲七經之首書既起五帝之末理後三皇之經故次於易詩既起周文又兼商頌故在堯舜之後次於易書周儀二禮並周公所制宜次文王附會疑有序焉不知六經皆孔子所作而興必以詩教小子先以詩六經先詩聖教之序劉歆務求變亂德

明宎立次第失之矣

注解傳述人

伏羲氏之王天下仰則觀於天文俯則察於地理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或云因河圖而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

按史記周本紀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日者傳白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法言問神篇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漢書楊雄傳是以伏羲氏之作易也緜絡天地經以八卦文

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漢書藝文志易曰伏犧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論衡對作篇易言伏犧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犧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自演為六十四故曰演正說篇伏犧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也自繫辭至漢人之說莫不以重卦為文王雖劉歆亦不敢生異

論自商瞿傳授不經秦火西漢前更無異說至足據也東京以後異論橫興鄭康成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見周易正義論重卦之人繆辟虛造不知從何得來蓋自劉歆多爲僞說惑亂正經令學者耳目紛紜從無可從信無可信於是馬鄭之徒敢以疑似杜撰自是經學之中異端蠭起推所自來亦歆作僞之罪也周易正義論重卦之人云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按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按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

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修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蓍謂伏犧矣故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上繫論用蓍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十八變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伏犧用蓍即伏犧已重卦矣說卦又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兼三才而兩之又非神農始重卦矣又上繫云易有聖

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之四事皆在六爻之後何者三畫之時未有彖繇不得有尚其辭因而重之始有變動三畫不動不得有尚其變揲蓍布爻方用之卜筮蓍起六爻之後三畫不得有尚其占自然中閒以制器者尚其象亦非三畫之時今伏犧結繩而爲罔罟則是制器明伏犧已重卦矣又周禮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也下繫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既象夬卦而造書契伏犧有書契則

有史卦矣故孔安國書序云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又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是也又八卦小成爻象未備重三成六能事畢矣若言重卦起自神農其爲功也豈比繫辭而已哉何因易緯等數所歷三聖但云伏犧文王孔子竟不及神農明神農但有蓋取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輔嗣以伏犧既畫八卦即自重爲六十四卦爲得其實其重卦之意備在說卦此不具敘按孔沖遠引說卦僞周官僞孔序俱不論至於以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

與噬嗑為伏羲重卦之證此未確也朱子語類云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為網罟有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卷六十五又云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為網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為耒耜聖人亦祇是見魚鼈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攔截他欲得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劚起他卻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意卷七十五沈寓山寓簡云大傳言蓋取諸益取諸睽凡一十三卦蓋聖人謂耒耜得益弧矢得睽耳非謂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番禺陳氏澧曰繫辭所言取

諸者與考工記輪人取諸圜也取諸易直也取諸急也文義正同輪人意取於圜非因見圜物而取之也意取易直與急非因見易直與急之物而取之也說取義最通又曰此以伏犧創始牽連於用蓍又以用蓍傅合於六畫已紆曲矣且三畫非創始六爻乃爲創始乎六爻誠用蓍矣何以知三畫不可用蓍乎周禮龜人鄭注引世本作曰巫咸作筮賈疏云伏犧未有揲蓍之法至巫咸乃敎人爲之然則幽贊用蓍非謂伏犧也言作亦非必謂創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孔疏固以爲文王周公矣

按從來無謂伏犧造書契者僞孔序僞周官不足據沖遠附會之益謬矣

文王拘於羑里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彖辭象辭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是爲十翼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傳即十翼也先儒說重卦及爻辭爲十翼不同解見余所撰□□

據史記周本紀日者傳法言問神篇漢書藝文志楊雄傳論衡對作篇皆謂文王重卦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有以爲作卦辭者唯王輔嗣以六十四卦爲伏犧所自重周易正義論卦辭爻辭

誰作云一說所以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按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則影響附會妄變楊何傳史公之眞說其可信乎至周公作爻辭之說西漢前無之漢書藝文志云人更三聖韋昭注曰伏犧文王孔子即正義所引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晉紀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

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晉書紀瞻傳）亦無有及周公者唯左傳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涉及周公此蓋劉歆竄亂之條與今學家不同歆周官爾雅月令無事不託於周公易爻辭之託於周公亦此類唯馬融（陸績同）學出於歆故以爲爻辭周公所作（見周易正義論卦辭爻辭誰作）或以爻辭並是文王作周易正義論卦辭爻辭誰作云一以爲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升卦六四王用亨於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

享於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言己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而已如正義言爻辭又不得爲文王作則藝文志謂文王作上下篇者謬矣三聖無周公然則舍孔子誰作之哉故易之卦爻始畫於犧文易之辭全出於孔子十翼之名史遷父受易於楊何未之聞殆出於劉歆之說按史記孔子世家有文言說

卦而無序卦雜卦漢書藝文志亦無雜卦論衡正說曰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此說易益一篇蓋說卦也隋志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易既以卜筮得存自商瞿傳至楊何以至史遷未嘗云亡失又未嘗有序卦雜卦論衡以說卦出於宣帝時則史遷所未覩其為後出之偽書孔子世家為偽竄可知王充云益易一篇隋志云失三篇因河內後得之事而附序卦雜卦是序

卦雜卦爲劉歆僞作可見三篇非孔子作明矣繫辭歐陽永叔葉水心以爲非孔子作考其辭頻稱子曰蓋孔子弟子所推補者故史遷以爲大傳也彖象與卦辭爻辭相屬分爲上下二篇乃孔子所作原本歆以上下二篇屬之演爻之文王既不可通因以已所僞作之序卦雜卦附之河內女子所得之事而以爲孔子作十篇爲十翼奪孔子所作而與之文王周公以已所作而冒之孔子譸張爲幻可笑可駭然孔子作傳而非經易有十翼而非止上下二篇則二千年相沿無有能少窺其作僞

之述者矣

費直 字長翁東萊人單父令 傳易授郎邪王璜 字平仲又傳古文尚書 爲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 七錄云直易章句四卷殘缺 漢成帝時劉向典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元丁將軍大義略同唯京氏爲異向又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三家之易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范曄後漢書云京兆陳元 字長孫司空南閣祭酒兼傳左氏春秋 扶風馬融 字季長茂陵人南郡太守議郎爲易傳又注尚書毛詩禮記論語 河南鄭衆 字仲師大司農兼傳毛詩周禮左氏春秋 北海鄭玄 字康成高密人 師事馬融大司

農微不至還家凡所注易尚書三禮論語尚書大傳五經中候箋毛氏作毛詩譜駮許愼五經異議鍼何休左氏膏肓去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休見大慙　潁川荀爽字慈明官至司空爲易言　並傳費氏易沛人高相治易與費直同時其易亦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康以明易爲郎　及蘭陵毋將永豫章都尉　爲高氏學漢初立易楊氏博士宣帝復立施孟梁邱之易元帝又立京氏易費高二家不得立民間傳之後漢費氏興而高氏遂微永嘉之亂施氏梁邱之易亡孟京費之易人無傳者唯鄭康成王輔嗣所注行於世　江左中興易唯置王氏博士太常荀崧奏請置鄭易博士詔許値王敦亂不果立　而王氏爲世所重今以王爲

主其繫辭以下王不注相承以韓康伯注續之今亦用韓本

劉歆僞經散布中外其存於中者曰中古文其託之外者如書則移太常書云等同民間則有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今說易亦然易則費氏與古文同不知皆歆所誘屬也永嘉之亂施氏梁邱之易亡孟京費之易人無傳者按鄭康成王輔嗣之本即費學本安得謂其無傳又漢書藝文志費氏亡章句今云費直章句四卷其然豈其然乎子夏未嘗傳易此云子夏易傳三卷僞託顯

然餘辨見前

書者本王之號令右史所記孔子刪錄斷自唐虞下訖秦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而爲之序

書序另有專篇辨於下

及秦禁學孔子之末孫惠壁藏之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紀尹敏傳以爲孔鮒藏之漢興欲立尚書無能通者聞濟南伏生名勝故秦博士傳之文帝欲徵時年已九十餘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受焉古文官書云伏生年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伏生失其本經口誦二十九篇傳授漢書云伏生爲秦禁書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

問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鄭玄以爲孔子撰書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蓋言若天書然王肅云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

秦雖禁書而博士之職不禁孔氏之傳世世不絕書不待壁藏始見亦無亡失漢興非無書本口誦者乃其傳義辨見前

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

史記漢書儒林傳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不辨別其實伏生僅得二十八篇泰誓後得而附之今文爲二十九篇因并誤以爲伏生所傳耳論衡正說

篇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
晁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
晁錯傳於兒寛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内女子發老
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
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又云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與七宿四七
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是二十九篇者
皆并河内所得泰誓計之以其後得故附會爲斗
也隋志曰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
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於史漢二十九篇之意

最得其通但口傳二字誤耳此云合三十篇則謬甚

然泰誓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

釋文與隋志引宣帝時河內女子所得出於王充論衡正說篇房宏說同之見尚書正義一又劉向別錄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讚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敎人尚書正義一引然尚書大傳引之董子漢書董仲舒傳終軍漢書終軍傳引之史記周本紀引之則王充劉向傳聞稍有誤矣或董子終軍史記

所引爲孔子未修之書如史記引湯誥之類則論衡及劉向別錄之說未爲有誤也龔氏自珍泰誓荅問以史漢謂伏生得二十九篇不當有後出之泰誓據書序以顧命康王之誥分爲二篇足二十九篇之數按康王之誥馬融以爲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文（見釋文）融時歐陽大小夏侯經猶存融親見其本若康王之誥與顧命分爲二篇則融言大妄矣今漢志大小夏侯經章句解故各二十九劉歆云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移太常書）則伏生之始爲二十八篇武宣之後增多泰誓博士讀後爲二

十九篇無疑矣王充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說最明漢儒以二十八篇增多泰誓比北斗足爲確證尚書大傳云五誥可以觀仁二十八篇之中大誥康誥酒誥召誥雒誥也若尚書本康王之誥另篇傳應有六誥之文漢儒且無二十八宿之比矣徒以史記省文遂增異說耳至馬融等所疑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不相應固然外此尚有管子墨子所引亦皆無之大體其文怪異與湯誥武成同爲孔子所刪之餘趙岐孟子注

以爲古百二十篇之泰誓則謬　國朝劉逢祿見氏泰誓答問以爲戰國之泰誓其或然乎

漢書儒林傳云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古文尚書者孔惠之所藏也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漢景帝程姬之子名餘封於魯謚共王於壁中得之并禮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

衛恒四體書勢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見晉書衛恒傳實歆僞說也

博士孔安國字子國魯人孔子十二世孫受詩以校伏生所誦為隸古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藝文志云多十六篇又伏生誤合五篇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五十七篇安國又受詔為古文尚書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經籍道息不獲奏上藏之私家安國并作古文論語古文孝經傳藝文志云安國獻尚書傳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晚出古文尚書自梅鷟閻若璩惠棟江聲王鳴盛孫星衍諸家辨之詳矣而未有實得其主名者考家語孔叢為魏王肅所作以難康成者而孔安國作傳之事家語後序孔叢論書篇皆已言之則非

出於肅而何又僞孔傳與肅諸經注無不符合亦猶劉歆所造古文僞竄諸經內外相應之故智故晉武帝置博士十九人孔氏書已厠其中見晉書荀崧傳晉武帝王肅之外孫尊崇肅學固其宜也或疑晉書荀崧傳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數之實得十人疑古文尚書孔氏爲衍文則崧疏所稱武帝置孔氏書博士或亦不可信按兩處皆有孔氏何得彼此皆衍其所謂凡九人者

蓋論語孝經鄭氏合爲一人考宋書百官志國子助敎十人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傳公羊穀梁各爲一經論語孝經爲一經合十經亦合論語孝經爲一故十一經而爲十人與晉十經而爲九人一例蓋論語孝經文字無多六藝附庸故博士從簡晉宋相承沿革多因論語孝經之合一又何足疑如以孔氏字爲衍則孔沖遠尚書正義一亦云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此語今晉書無之唐初諸家晉書尚存沖遠采而用之然則諸家晉書皆有西晉立孔氏書博士事不獨唐

人官撰之本爲然豈一史衍而羣史皆衍必不然矣僞孔傳西晉已立且與肅所著書徵應皆合其爲肅撰無可逃遁矣國朝惠氏棟江氏聲王氏鳴盛李氏惇劉氏端臨丁氏晏皆有僞古文出於王肅之說

以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脫誤甚衆藝文志云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名譚亦傳論語庸生授清河胡常字少子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至部刺史又傳左氏春秋常授虢徐敖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敖授郎邪王璜及平陵塗惲字子眞惲授河南乘欽字君長一本作桑欽王莽時諸學

皆立惲璜等貴顯

右皆見漢書儒林傳辨僞

范曄後漢書云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字景伯扶風人左中郎將侍中）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按今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

杜林所傳馬鄭所注則劉歆古文僞尚書後漢書以爲古文復興與伏生今文相對而言陸德明以爲並伏生所誦非古文對王肅僞古文而言德明已明辨晰矣

孔氏之本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賾字仲眞汝南人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愼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孔序謂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孔傳堯典止於帝曰往欽哉而馬鄭王之本同爲堯典故取爲舜典學徒遂盛後范甯字武子順陽人東晉豫章太守兼注穀梁變爲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

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
容合之遂不行用

書無舜典辨已見前梁武之説雖蘇張無可置辨
徒以書序所著欲之古文十六篇已自有之則王
肅之書自易行矣

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立
古文永嘉喪亂衆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
置博士鄭氏亦置博士一人近唯崇古文馬鄭王注
遂廢今以孔氏爲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

哀平之末劉歆倡僞經而經一變永嘉之亂今學

銷亡而經殘滅矣平帝立古文者劉歆之古文近唯崇古文者王肅之古文馬鄭王注遂廢則劉歆之古文僞書亦亡譬操不篡漢而馬懿篡操丕之統君以此始亦以此終也

詩者所以言志吟詠性情以諷其上者也古有采詩之官王者巡守則陳詩以觀民風知得失自考正也動天地感鬼神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莫近乎詩是以孔子最先刪錄既取周詩上兼商頌凡三百一十一篇

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

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漢書儒林傳漢書藝文志曰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西漢以前未聞三百一十一篇之說者此劉歆毛詩僞經既行後之說也毛詩多笙詩六篇并三百五篇故爲三百一十一篇篇數與三家異益見其作僞也

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

按劉歆僞撰毛詩其七略但稱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已不以爲子夏作序也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受學謝曼卿作毛詩序尙得其實自鄭元詩譜以爲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釋文引王肅家語注以爲子夏序即今毛詩序按之兩漢書志傳皆爲有子虛事也此蓋沿襲其謬者考毛詩大序以風大雅小雅頌爲四始與三家詩不合唐書藝文志載韓詩卜商序如毛詩亦出子夏何至歧絕且風雅頌爲六詩之三以爲四始豈非大謬三頌不知據魯新周故宋之義至

於小序大雅正篇莫能詳其樂章之所用小雅自節南山以下四十四篇皆以爲刺幽王詩而雜見傳記者則爲昭懿厲宣平諸王之詩楚茨諸詩亦不以爲樂章也十三國之無正風與燕蔡莒許杞薛之并無變風既以序不明而棄之矣則所存諸國之序當必可爲詩史乃國風小序於史有世家者皆傅之惡謚至魏檜之史無世家者則但以爲刺其君刺其大夫而無無一謚號世次之可傅會又漢廣德廣所及白華孝子之潔白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雨無正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正之類皆

望文生義一味空衍非如魯韓逸說以芣苢爲蔡人妻作行露爲召南申女作柏舟爲衛宣夫人作燕燕爲定姜送歸婦作式微爲黎莊夫人及傅母作碩人爲莊姜傅母作之皆有實人實事也使子夏爲之去其時不遠安得謬悠若是乎則大序及小序初句爲劉歆所僞其餘則衛宏所潤飾不特非子夏作幷非劉歆作矣漢魏後毛詩獨盛而辨序之說紛如韓愈以爲子夏不序詩成伯璵以爲子夏唯裁初句以下出於毛公王安石以爲詩人所自製甚至程明道以大序爲孔子所作小序爲

國史舊文王得臣以首句爲孔子所題曹粹中以
爲毛傳初行尚未有序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師說
舉不足辨唯鄭樵王質朱子掊擊其妄識最高矣
恨未能得其故令後人來反唇之稽詩至今乃爲
決其蔀耳

口以相傳未有章句戰國之世專任武力雅頌之聲
爲鄭衛所亂其廢絕亦可知矣遭秦焚書而得全者
以其人所諷誦不專在竹帛故也

秦焚書詩本仍存不徒賴諷誦辨見前

毛詩者出自毛公河間獻王好之徐整（字文操豫章人吳太常卿）

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名長）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一云子夏傳曾申（字子西魯人曾參之子）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鄭玄詩譜云子思之弟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徐整作長公）長卿授解延年（爲阿武令詩譜云齊人）延年授虢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王莽講學大夫）或云陳俠傳謝曼卿元始五年公車徵說詩

毛詩源流皆僞託辨見前若陳俠謝曼卿其爲歆傳者皆歆公車特徵歆所授意以廣其僞學者也

後漢鄭衆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注鄭玄作毛詩箋中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矣

三家之廢由於馬鄭以此推之馬鄭黨僞破經罪難末減若必科斷應與劉歆首從並誅矣自爾王肅王基之徒孫毓陳統之彥互相申難皆盤旋於毛詩之下穴中鬬蟻角裏爭蠻但供噱哂不足樹頰而齊魯之早亡韓詩之僅存者得無以鄭嘗用韓故學者因而存之邪自是毛詩獨尊徧觀所録

之書無一部三家者劉歆豐蔀之力亦至矣

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鄭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藝文志曰禮古經五十六篇出於魯淹中蘇林云淹中里名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子興字少贛河南人後漢太中大夫子衆已見前並作周禮解詁等多往師之賈景伯亦作周禮解詁

河間獻王無得古經事逸禮周官爲歆僞撰辨見前

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後人通儒各有損益故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是公孫尼子所制鄭玄云月令是呂不韋所撰盧植（字子幹涿郡人後漢北中郎將九江太守）云王制是漢時博士所爲

禮記云爲後人所益信矣故保傅禮察賈子之書得附入不獨中庸緇衣采自子思公孫尼子也月令亦劉歆僞撰辨見王莽傳若盧植以王制是漢時博士所爲則殊非考史記封禪書索隱文帝所

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非今王制也鄭康成以王制制度與孟子同故荅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今驗王制與公穀全同何容陳立德清俞樾說體大物博本末兼該蓋孔氏遺書也劉歆作僞盜竊主人故排擠之而盧植誤述之

陳邵字節良下邳人晉司空長史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漢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名爲他家書拾撰所取不可謂之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

隋志云戴聖刪大戴爲四十六篇馬融增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爲四十九篇別錄後漢書橋元曹褒二傳及元朗說皆不足據也

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范曄後漢書云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鄭注引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義鄭玄三禮目錄云二鄭信同宗之大儒今贊而辯之玄本治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順者故爲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漢初立高堂生禮博士後又立大小戴慶氏三家王莽又立周禮後漢三禮皆立博士今慶氏曲臺久亡

大戴無傳學者唯鄭注周禮儀禮禮記並列學官而喪服一篇又別行於世今三禮俱以鄭爲主

三禮說辨見藝文志然自是古學大行慶氏曲臺之禮亡今學說從此衰息則鄭玄爲劉歆功臣之首亦爲孔學罪魁正不得稍從末減也云玄本治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順者則今儀禮亦爲鄭玄所亂雖注猶別稱今古然大小戴慶氏三家則既亡矣

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君舉則書所以愼言行昭法式也諸侯亦有國史春秋即魯之史記也孔子應聘不

遐自衛而歸西狩獲麟傷其虛應乃與魯君子左邱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襃善黜惡勒成十二公之經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爲之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人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名高齊人子夏弟子受經於子夏穀梁名赤魯人糜信云與秦孝公同時七錄云名淑字元始風俗通云子夏門人鄒氏王吉善鄒氏春秋夾氏之傳鄒氏無書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桓譚新論云左氏傳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

作春秋殘缺多有遺文又有齊人左邱明作傳以授公羊高穀經文作傳彌失本事曾申申傳衞人吳起魏文侯相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楚太傅椒傳趙人虞卿趙相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漢丞相北平侯蒼傳洛陽賈誼長沙梁王太傅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漢書云賈誼授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貫公傳其少子長卿蕩陰令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徙杜陵及侍御史張禹字長子清河人禹數爲御史大夫蕭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薦禹徵待詔未及問會病死禹傳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字季君哀帝時待詔爲郎護授蒼梧陳欽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

按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按向治公羊後奉詔治穀梁其書本公羊者十之九本穀梁者十之一未嘗言左氏也說苑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謹始也謹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按謹始之說本公羊穀梁緒言明智之說兵家要言俱非左氏說也十二諸侯年表云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此春秋當係檮杌猶晉語羊

舌胼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云敎之春秋者也必非左氏之書史記言四十章藝文志云三篇此又云抄撮八卷名不雅馴歆所託也虞卿傳云上采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年表同蓋虞氏之書雖亡其體例略同呂覽非傳左氏者也史記言八篇藝文志於儒家云十五篇於春秋家云虞氏微傳二篇此又云抄撮九卷亦歆假託也荀卿之書多本穀梁亦非傳左氏者釋文兼采僞別錄及漢儒林傳而爲之然左氏傳授不見太史公

書班固別傳亦無徵當東漢初范升廷爭以爲無
徒相傳又無其人若果出於別錄劉歆之徒及鄭
興父子賈逵陳元鄭玄諸人欲申左氏者多矣何
無一言及之曾申即曾西曾子之子羞稱管仲必
非爲左氏之學者吳起曾事子夏或左氏多采其
文姚姬傳以左氏言魏氏事造飾尤甚蓋吳起爲
之以媚魏君者尤多要非左氏再傳弟子也張蒼
非荀卿弟子賈生亦非張蒼弟子貫公毛詩之學
亦非貫嘉弟子嘉果以左氏爲傳春秋授受詳明
如此何不言諸朝爲立博士此又從賈誼傳增設

之嘉與史公善當武帝時貫公爲獻王時必非嘉弟子史記漢書具在而歆之徒博采名儒牽合佚書妄造此文元明沖遠以江左以後文人獨尚左氏不加深察敘錄如此不可爲典要矣劉氏逢祿左氏春秋考證說

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始劉歆字子駿向之子王莽國師從尹咸及翟方進受左氏哀帝時歆與房鳳王龔欲立左氏爲師丹所奏不果平帝世始得立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授扶風賈徽字元伯後漢潁陰令作春秋條例二十一卷徽傳子逵

逵受詔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曰左氏長義章帝善之逵又作左氏訓詁司空南閣祭酒陳元作左氏同異大司農鄭衆作左氏條例章句南郡太守馬融爲三家同異之說京兆尹延篤字叔堅南陽人受左氏於賈逵之孫伯升因而注之汝南彭汪字仲博記先師奇說及舊注太中大夫許淑字惠卿魏郡人九江太守服虔字子慎河南人侍中孔嘉字山甫扶風人魏司徒王朗字景興肅父之荊州刺史王基大司農董遇徵士燉煌周生烈並注解左氏傳梓潼李仲欽著左氏指歸陳郡潁容字子嚴後漢公車徵不就作春秋條例又何休字邵公任城人後漢諫大夫作左

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癈疾鄭康成鍼膏肓發墨守
起癈疾自是左氏大興
賈逵左氏長義陳元左氏異同鄭衆左氏條例章
句馬融三家同異李仲欽左氏指歸潁容春秋條
例衆作紛紜皆言左氏之長於是左氏大興卽有
范升之難何休膏肓亦皆於左氏書法校量得失
旣已入其籠中無怪助其燄之益熾也若知爲劉
歆引傳解經僞造書法據史記以難漢書則左氏
但爲記事之書無預春秋之義雖有百賈逵之徒
何能措一辭乎左氏書法之義與公穀頡頏斯固

歆目覩公穀之爭但有所長便可自立故僞造書法諸書故書不書時用公穀日月例爲之僞毛詩周官以爲之證此所以豐蔀二千年而莫之知自是左氏大興二傳漸微後漢攻左氏者謂之蔽固東晉抑穀梁者謂之膚淺至德明之世至謂二傳近代無講者恐其學遂絕嗚呼以先聖微言大義之所寄而至於垂絕則誰之罪乎故自魏晉之後

蕘言繁與不可復言經學矣

漢初立公羊博士宣帝又立穀梁平帝始立左氏後漢建武中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羣儒蔽固者數

廷爭之及封卒因不復補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乃立於學官仍行於世迄今遂盛行二傳漸微江左中興立左氏傳杜氏服氏博士太常荀崧奏請立二傳博士詔許立公羊云穀梁膚淺不足立博士王敦亂竟不果立左氏今用杜預注公羊用何休注穀梁用范甯注二傳近代無講者恐其學遂絕故為音以示將來敘左氏大興之由二傳衰微之故最明矣試檢釋文隋志觀之傳公穀者有幾家哉晉世詔書已云穀梁膚淺不足立博士公羊亦值王敦亂於是竟不立元朗云二傳近代無講者恐其學遂絕故為音以示將來夫孔子改制之學傳在公穀漢世四

百年政事皆本之自劉氏僞經出左傳文采盛至於元明世恐其幾絕末法千年聖制竟墜亦堪哀矣劉歆之罪固不足誅而沉冥二千年無人發揮者至近人劉逢祿陳立鍾文烝乃始有發明孔子之學或漸賴以著豈所謂循還之運者歟

孝經者孔子爲弟子曾參說孝道因明天子庶人五等之孝事親之法亦遭焚燼河閒人顏芝爲秦禁藏之漢氏尊學芝之子貞出之是爲今文

按漢書無顏芝顏貞傳孝經事自向歆楊雄班固博極羣書不能知之不省後人何以知此東京以

後經學荒蕪僞造典故易有子夏之傳左傳有曾申之傳誕妄支離恐未足據也

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凡十八章又有古文出於孔氏壁中別有閨門一章自餘分析十八章揔爲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書定爲十八後漢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世不傳世所行鄭注相承以爲鄭玄按鄭志及中經簿無唯中朝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玄爲主檢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江左中興孝經論語共立古文孝經世既不行今隨俗用鄭注

鄭氏博士一人

十八章本

孝經鄭注諸書所引者雖多然無以定爲康成注唯郊特牲正義引王肅難鄭云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句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此王肅所難是康成注明矣劉光伯謂肅無攻擊孝經鄭注者殆未詳考耶陳氏澧說

古論語者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如淳云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以下爲篇名曰從政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

劉歆偏亂羣經皆有古文以論語考之漢書藝文

志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孔安國爲傳今見何晏集解所引亦僞託與古文書古文孝經同以其託出孔氏壁中舍安國不足以昭人信也

孔安國爲傳後漢馬融亦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字子長吳人大鴻臚周氏不詳何人並爲章句列於學官鄭玄就魯論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焉魏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羣字長文潁川人魏司空王

肅周生烈燉煌人七錄云字文進本姓唐魏博士侍中之說幷下己意爲

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今以爲主

張禹既受魯論又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

亂魯齊之家法矣鄭康成就魯論考之齊古爲之

注焉又亂今古之家法矣孔安國馬融鄭玄陳羣

王肅周生烈率皆僞古學說而何晏集解以爲主

然則今本論語皆僞古學而已自宋以後尊論語

者既至近儒攻朱辨論至夥豈知其經劉歆竄亂

邪今論語有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語疑亦歆所

加入以實其魯君子左邱明親承孔子以抑公穀

口傳之說朱子語類謂要知左氏是箇曉了識利害底人趨炎附勢大率左傳只道得禍福利害底說話於義理上全然理會不得如載卜妻敬仲與季氏生之類看此等處便見得是六卿分晉田氏篡齊以後之書卷百二十二　按史記仲尼弟子傳文翁孔廟圖皆無左邱明蓋非孔門弟子益見歆依託之僞妄也然惑世千載亦見讀書考古之難其人矣自鄭康成何晏後今文齊魯二家無可復考魏晉以後注家皆用鄭何二本蓋不足復道矣

爾雅者所以訓釋五經辨章同異實九流之通路百

氏之指南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博覽而不惑者也爾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論之詳矣前漢終軍始受豹鼠之賜自茲迄今斯文甚矣先儒多爲億必之說乖蓋闕之義唯郭景純洽聞強識詳悉古今作爾雅注爲世所重今依郭本爲正

爾雅爲歆僞學訓詁之祖辨見漢書藝文志張揖以爲作自周公仲尼子夏固謬即以爲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亦非也豹鼠之辨爲後漢世祖時竇

攸事見文選注三十八引三輔決錄注郭璞誤引之爲終軍德明用之疑誤下古蓋自歆徵通爾雅者百餘人詣公車爾雅遂行建武之世遂行徵用若武帝以前未有及爾雅者可共明也注家犍爲文學及劉歆爲之先犍爲文學注亦歆僞也趙岐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按史記漢書儒林傳皆以爲文帝好刑名博士具官未有進者是文帝並非右文之主安得有廣游學之事博士當時止成具文又安得有更置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博士之事迨公孫宏悼道之鬱

滯始請諸經建立學官若孝文時論語等且嘗置博士宏何必復有鬱滯之歎若文帝徒表彰論語等而略五經既欲廣游學而舍經任傳無是理也孝文帝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置博士漢以前書皆無此說唯歆移太常書有孝文時諸子傳說立於學官之語然則趙岐之說即出劉歆以實其僞撰爾雅之事者至明顯矣

新學僞經考卷九

弟子韓文舉陳千秋初校
弟子林奎梁啓超覆校